

笠山農場

作者：鍾理和

第二十一章 節錄自：http://cls.hs.yzu.edu.tw/hakka/author/zhong_li_he/default_onlin.htm

記得他還是前年在農場聽過他唱的，自農場更換了主人以後，他便很少去過，所以便無從再欣賞他的歌喉了，如今重聽歌聲，不禁使他發生今昔之感。

他把牛隻驅到裡面，便解下牛角上的繩子讓牠們自去，自己反身出來，出到山峽口，他捨路繞了山腳走著。沿著山腳這裡那裡有一小塊梯型田壟。在乾燥期間，這些山田是不種東西的，還有去年留下的稻頭。在一塊山田裡，他邁開了大腿由上段田跨落下段田壟，他跨落下來，才發覺自己幾乎是由一個倚坐在田塍下面的人頭上跨過，他連忙轉身來看。原來是他們的老鄰居饒新華背靠田塍坐在那裡，田塍高齊腦袋，所以不小心便不易看見。老頭兒閉著眼睛，口微微張開，兩手垂著，不動一動，春陽由正面直照在他那沒有肉的臉孔和身上，幾隻蒼蠅便在那半開的嘴裡爬進爬出。

起初，黃順祥以為老頭兒在這裡曬太陽，曬得舒暢，現在便睡著了。但立刻他就拋開了這種想法，懷著疑心彎下身來仔細察視，這才發覺老頭兒已經沒有氣息了，還有一點什麼氣味由鼻孔嘴裡發出來，蒼蠅便繞他飛上飛下，不肯離開。

饒新華死了！

黃順祥這一驚非同小可，一時間像生了根似的呆在那裡，連喊叫也忘記了。

呆了好大一刻，他才定轉神來，然後這才又發覺原來在老頭兒身邊不遠的地方還有一隻狗——禿尾！禿尾和他是認識的，此時牠恰如窮途遇救一般向他親熱地走來，一邊不住擺動牠那祇有一寸多一點的尾巴，嘴裡發出唏唏的哀聲，彷彿在悲哭主人的死。狗非常瘦，身上有一塊已經脫盡了毛，牙齒也幾乎掉光了，牠動一下，抖顫一下，走一步，踉蹌一下。這哪兒還像個狗呢？簡直就是一頭怪物罷了。黃順祥受了很大的感動，不覺彎腰輕輕拍了拍禿尾的腦袋。

饒新華死了！

默默地看著他的老鄰居，想了一會兒心事。

在他腦袋上，那無偏私的太陽明晃晃地照著，把寶色的光輝大海洋似地掩蓋了大地和山野，梯田四週，那些野生的不知名的山花，紅白相映，向著暖和的春風翩翩起舞。斑鳩在竹梢山叻咕咕地有節奏的叫著，由兩個地方互相唱答，春天是牠們下蛋孵子的時候，牠們要在這季節裡把子孫延續下去。這是生的季節，繁殖成長和化育的季節。